

胡荣华的大名,在棋迷中是以顶礼膜拜的方式传播的。胡荣华行棋中的霸气,往往令对手噤若寒蝉。观胡荣华行棋,虽一局终了,但三代仍有回响。

胡荣华的经历,和10这个数字难解分!这一个10字,浓缩了胡荣华的风云人生。

1945年农历十月初十,胡荣华出生于上海市卢湾区(今黄浦区)志成坊24号。24号的北面,是吉安路300弄,志成坊的北出口。从胡家的这一排拐个右弯,穿过长30多米的300弄的弄堂,就到了吉安路。300弄的斜对面,有一座法藏寺,门牌号码是吉安路271号。每一次走到法藏寺

胡荣华的数字缘

丁旭光

门口,胡荣华都要抬起头来,看一看271号的门牌。

1956年,胡荣华在吉安路上的私立思诚小学读五年级时,小学更名为吉安路小学。更名后,学校搬到了法藏寺里。法藏寺的一半房间,成为学生的课堂。和思诚小学相比,法藏寺里的课堂条件非常之好。

1960年,少年棋手胡荣华首次代表上海参加全国象棋比赛,一飞冲天夺冠。自1960年,15岁的胡荣华登上象棋巅峰后,一直到1979年,胡荣华十

连而霸,垄断楚汉20年。

1980年乐山全国棋类比赛赛场,设在凌云寺的东坡楼。凌云寺是四川著名的旅游胜地,“乐山大佛”更是闻名中外,这让胡荣华想到了吉安路上的法藏寺。

帷幕拉开。胡荣华第一轮的对手,是杨官璘。杨官璘曾是象棋第一人,而1960年以后,胡荣华则成为象棋新时代的开山鼻祖和奠基人。延续多年的胡杨争霸,是中国象棋史上人们永远关注的一道风景。对杨官璘而言,与胡荣华的每一战,意义都非同一般。

这一回,双方是明争暗斗,外驰内紧,着法绵密。局面冷着横飞,其间假象纷呈。结果是胡荣华拿错了棋!在胡荣华的棋艺生涯中,从来也没有拿错过棋!本来,这一盘棋已是唾手可得。即使拿错了棋,也是可以各行其道握手言和。但因为分神,胡荣华把可以下和的棋下输了。

胡荣华失去了冠军宝座。俯瞰着岷江、大渡河和青衣江汇合处的汹涌波涛,胡荣华是一片茫然。雁阵飞过,其声断于乐山之浦。胡荣华沉重的心情,如凉寒的雁阵。

这个时候的胡荣华,

每次下夜班后,我都喜欢

步行或骑车回家,路上人少,车也少,道路显得空旷而悠远。我一点也不觉得孤单,一路上都能听到虫鸣之声,还能闻到各种花的香味。如果天气好,月亮会一直高悬在头顶上,将温柔的月光洒在地上,与路灯同辉,送我回家。我曾多次跟父亲亲走夜路,月亮多次陪过我们。

城里的夜晚不同于乡下的,乡下的夜晚可能有白花的水,有黑漆漆的山,有长势喜人的庄稼。城里的则有夜市,有拖着小音箱的街头歌者,有支起灯光、架起手机的网络直播,有澎湃的青春,有不休的劳动者,有璀璨的光影。

夜晚让人最接近自我,假如我们把自己设想成一个演员,那么清晨升起的曙光,就如同舞台上的幕布,大幕一旦拉开,演员们就要上台演好属于自己的角色。只有大幕拉上,我们才可以回归真实的自我,那拉上的大幕便如同夜幕。

上学时,读《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《荷塘月色》,当时只道是平常,现在才觉得那是真杰作,写的是城里的夜晚,写的是对生活的热爱,写的是褪去包装的本我。

夜晚

徐立新

一晃,住在这幢小高层已10年余。我住8楼,一梯两户,大套是我家,小套是邻居,门对门。邻居是一对老夫老妻,目测70岁出头。女的,其他邻居叫她朱老师,从经常穿墙过来的电子琴的琴声判断,应是退休音乐教师。男的不知姓名,从门口挂着的“光荣之家”牌子判断,应是名退伍军人。因叫不出名字,私底下,我与妻子将他俩称为“对门”。

新邻居搬来不久,居委会干部就来敲我家门,说有居民举报——我家在门外水表箱内堆放杂物,责令三天内自觉清除。弄得我与妻子均面红耳赤。居委会干部刚走,妻子看着我,朝对门努努嘴,轻声说:“十有八九是‘对门’举报的。”我故意冲着紧闭着的对门大声说:“就临时放几个死了花的盆,打个招呼就能解决的事,至于举报吗?”

过了几周,每周一次来我家做保洁的潘阿姨,对我妻子诉苦说:“对门老夫老妻,见我是农村妇女,又是清洁工,经常



喬醋朱剛

文鸾乔醋作戏
潘岳虚嘴掠舌
乔醋 (设色纸本) 朱刚

又一次想起了吉安路271号,想到了十月初十的农历生日:“271啊271,难道,我只能止步于十连冠,垄断春秋20年吗?”

胡荣华乐山折戟沉沙后,因为作家罗达成的报告文学《“十连霸”的悔恨》,人们知道了一代宗师的婚房,竟然是借在上海体育宫的健身房里。

1981年,胡荣华幸运地乔迁新居。新居在陕西南路271弄4号楼4楼。胡荣华想:又是一个271!这一次的起点吗?

271弄这一栋房子,说是临街,其实凹进去一块,形成了一个大约有60平方米的空地,胡荣华就住在这凹进去去临街的四楼。这一块凹缩之处,有蓄势待发的意味。胡荣华常常会在临街的窗前,透过梧桐树叶,看车来人往,观云卷云舒,想棋上风景。

乔迁新居的胡荣华,迎来了又一个起点:在1982年的全国团体赛中坐镇上海队第一台,十二轮的比赛取得8胜4和的优异战绩。在同年10月举行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部由象棋大师参加的“上海杯”邀请赛上,又获得冠军。

1983年全国棋类大赛的赛场,设在昆明恬静

得我“吼势”。我搞不懂,电动自行车停在你家门前,碍他们家什么事了?非要我把车停到楼下去。停楼下哪能充电?充不上电,我哪能回去?”

我本来自农村,身体里流淌着农民的血。当我听到潘阿姨说的“对门”藐视“农妇”之类的话,又联想到那件“疑似被‘对门’举报”事件,一团无名怒火便在心间猎猎升起。我速起身,欲去对门“寻吼势”,但被妻子一把拖住,劝道:“没必要为这种人拉破面皮,老古闲话说得好,不理真凶。”

于是,我与“对门”劈面碰头不叫应。即便“对门”面带微笑,朝我点头、搭讪、打招呼,我仍听从妻子“不理真凶”的建议,拉长着脸,坚决不理他们。有一天,同事虹与我聊天,说了一件事:她3岁的儿子持续发高烧,吃退烧药,吃了退,退了又升,治标不治本,弄

门对门

李新章

得全家心情都挺糟糕。她母亲说:“吃点抗生素吧。”她冲母亲脱口而出:“脑子进水了?没炎症吃什么抗生素?”她说,这是她第一次凶母亲,母亲心里一定很委屈,很难受。她说:“儿子发高烧,却烧坏了我的脑子,唉,我该怎么办呀?”我说:“道歉呀!”她又问:“怎么道?”我想说:“你就说,妈,请原谅我一时失言,心理学上说,当人的情绪失控时,80%的行为是错误的。”

之后,那句“当人的情绪失控时,80%的行为是错误的”,一直拧着我的思绪。回头想想,当潘阿姨说“对门”藐视“农妇”时,我怒气上来了,情绪是失控的。其实,举报我在水表箱里堆放杂物,错在我,“对门”是对的;潘阿姨在楼道停电动车,的确不安全,错在潘阿姨,“对门”是对的。我凭什么施“对门”以冷暴力?我又有何资格劝虹向她母

入夜,下了点薄薄的雪,围炉煮茶,小饮了几杯,在吾乡古典建筑花戏楼合院中,渐闻一缕香气,原来是院子里的那几株梅花开了。这些梅花鹅黄中透着蜡质的莹润,月华之下耀眼,远观竟也似雪。雪纷纷扬扬,梅花在枝头飒飒迎风,开得汪洋恣肆的。

这个季节,无叶偏有花,且灿然如梦的,恐怕只有梅花了。

灼灼寒葩,浮香入瓮。古人曾用梅花来酿酒。今人恐怕早已没有这份兴致了,凡酒且有一定程度的勾兑或勾调,亦有注入香精的,让人一逞口舌之爽,而后心有戚戚然。

遇雪皆可饮酒,诚如明代张籍在《题尔遐园居序》所言:“高林受日,宽庭受月。短墙受山,花夜受酒。闲日受书,云烟草树受诗句。”若是偏巧在古典的院落中,亭亭高树,阔阔平院,矮矮方墙,对花有琼浆,睹月、观书、饮酒、指物作诗,皆有可依托,这应该就是所谓的“受”了。

雪夜饮酒,最宜是黄酒。白雪飘散,杯中赤黄,室内陶炉火舌嘶嘶,温了酒,举杯来饮,那夜的月光被白雪染白,显得黄酒愈黄,如端在杯盏里的小太阳。

也许同样是这样的夜晚吧,时在北宋哲宗绍圣二年,大宋的版图上下了一场久违的雪,雪后初霁,偏又有月,是夜,刚刚从齐州知州任上被贬为亳州通判的晁补之,心中块垒难消,踩着月华,步行至亳州当地的一处土地庙中。晁补之心想着,为任一方,不妨先拜土地公公。举

杯邀明月,亦与土地公公共饮,恐怕少有人为之?临溪而建的土地庙,不大,却很是雅致,一进到土地庙中,他就被院子里的一缕缕梅香吸引了。走近去看,那花瓣如雪,疏花绽蕊,迎风吐馨,梅香扑鼻,让人脑门一新,晁补之赶忙从布袋中取出文

房,挥笔写下了如许词句:开时似雪。谢时似雪。花中奇绝。香非在蕊,香非在萼,骨中香彻。占溪风,留溪月。堪羞损、山桃如血。直饶更、疏疏淡淡,终有一般情别。

这就是著名的《盐角儿·亳社观梅》,如今,在吾乡亳州,稍有些文化的人都能背诵一两句。

晁补之那一夜,尽管没有云花草树,因了一树梅花,照样晕染出流传千古的诗作。

同样是雪夜,少年时,我曾见到祖父从四川坐火车回来,顶着一头风雪。那时代,吾乡到四川“跑生意”的多,祖父做的是贩卖“扫帚”的生意,从祖父母的表情里,可以看出,那单生意是赔了。那夜,院子里的那树梅花开得真好,祖母做了两个菜:猪杂耍(猪肝、猪头等在一起的卤水拼盘),还有萝卜烧肉。祖父拆了一只他贩卖的扫把,三块砖头支起一只小陶罐,温了酒,两人且饮且吃,大有从头再来,没什么大不了的快意。那夜,我早已睡了,睡眼惺忪里,鼻孔里飘满的全是那夜的酒食和梅花的香。

我在乡下老家的书房里手书了一块匾额——“晴耕雨读”,悬于门楣之上,取义为:“晴起躬耕三分地,雨来坐读半架书。”晴天里早起学农事,耕种两三分田垄,莳弄三五畦菜蔬;下雨天听着淅沥雨声,品一壶新茶,翻两卷闲书,优哉游哉,倒像东晋隐逸诗人陶渊明。

村里一粗通文墨的

七绝
入冬
牧夫

池边垂柳弄清姿,一朵白云挂桂池。水上游鸭添秀色,入冬疑是春到时。



夜光杯

亲道歉?最应该道歉的人是我。道歉是需要勇气的。我拎了两袋我老爸种的白萝卜和青菜,敲响了对门,红着脸,冲满脸惊诧的“对门”说:“乡下自己种的,拿多了,吃不了,分点给你们。”过了几天,朱老师也敲开了她家的对门,拎着一个西瓜冲我妻子说:“我儿子拿来两个有机西瓜,我们两家,一家一个。”

经历过风雨,门对门之间,连起一道心灵的彩虹。邻里之间,心也宽了,气也顺了。前些天,我与妻子在电梯里又碰到“对门”,老两口夸我说:“又在报纸上读到你的文章了,写得真好。”回到家,我问妻子:“‘对门’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?”妻子也一脸迷茫。

年轻不知道俗语的魅力,年老方悟俗语洞穿世事的力量。明天请看本栏。

反读与反唱

刘琪瑞

老乡,偶到我的小院内闲逛,抬眼看了一眼匾额,念出声来:“读雨耕晴,妙、妙!”他是当真不知这熟语,还是有意读反,不去深究,倒觉得比正读更有韵味,更妙处理。

读雨,“风声雨声读书声,声声入耳”,书可以读,乡间的天籁亦可读。风来了雨来了,读出飞翔的蝉鸣、清澈的蛙鼓,读出油油绿色、灿灿金黄,这厚重博大的自然之书足以让我品读一生。

耕晴,耕耘晴朗朗的天、广阔阔的地,视野一下子扩展开来。农谚云:“久雨闻鸟鸣,不久天转晴。”雨后天晴,天地一片清新,有淙淙流水、啁啾鸟鸣,有鱼儿唼喋、凤蝶翩舞,多美的风景啊!耕晴,亦可像个满目青山的追风少年,耕出一片天清气朗的好心情,耕出风华正茂的新故事。

有些熟语或联句,正读反读皆可,而有的反读竟有意想不到的妙趣,古

人把这种文体称为“回文体”。赣南崇义有座古刹

云隐寺,据传清代乾隆皇帝带着纪晓岚微服私访,来到此地,乾隆吟出“僧游云隐寺”,纪晓岚对曰“寺隐云游僧”,千年古寺何止隐逸云游而来的僧人,自然也有求仙拜佛的芸芸众生!山上有关客名曰“天然居”,二人拾阶而上,乾隆道:“客上天然居”,纪昀答:“居然天上客”,这一反读大有意境,上山的游客皆成了“仙人”!颇有唐人李白《夜宿山寺》的意味:“危楼高百尺,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声语,恐惊天上人。”

一些地方流行的儿歌《反唱歌》也挺有意思,有一首这样唱:“反唱歌,倒起来,外婆园里菜吃牛,芦花公鸡撵毛狗,老鼠咬掉猫的头。姐在家里头梳手,听见外面人咬狗,捡起狗头砸石头。”把原本正常的事情反着说,造成违背生活常理的情况,营造出诙谐幽默、天真可爱的童趣。这样的儿歌由老奶奶扯着小孙子的

手,啾啾呀呀唱起来,总让人想起乡情和乡愁。

无独有偶,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、奥地利作家彼得·汉德克曾作有一首《颠倒的世界》,与《反唱歌》有异曲同工之妙,比如:“我醒着入睡了;我没看东西,是东西在看我;我没动,是脚下地板在动我;我没望镜中的我,是镜中的我在望我;我没讲话,是话在讲我;我走向窗户,我被打开了……”诗歌中的这些“反常”现象,读起来虽然觉得滑稽可笑,可笑过之后,总让人哑摸出一些别样的意味。

有些话不循常规,不按套路,反着说、颠倒唱,豁然另一片天地就会读出来、唱出来。

十日谈

远亲不如近邻

责编:吴南瑶